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四明樓

論大防



題跋

跋江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 英宗詔草

昭陵以 英宗為皇子詔曰漢安懿王之子猶  
朕之子也 思陵以 青皇為皇子詔曰 藝  
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  
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茲豈詞臣  
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也東終於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  
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少書至不可辨魚天才豪逸  
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  
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受五  
危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燠如長庚

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呈歐以蘇而尊荐士蔽賢後人當知  
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  
仰給於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古衆盡心力而  
為之尚庶幾焉尔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  
禍公私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蓄古制既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

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  
亦多窮隨意文章要虛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  
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卧古藤誠可深  
情宜人者宜於人竟亦不免衰死

蔡京自書竄誦元符黨人詔草

禮陵裁次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為檢正建  
請美官置局類而為書因委京編次迫事徽  
皇遂以為相業之本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

人<sup>又</sup>以天不恭論其寔皆出於京也黨藉之設臣  
子所憤織悉見於此藁尚可掩乎此其再相以  
至三入寇任既不及曰御筆一從中出京而不  
知所為高鞅立法親受其弊隨身履宗誠自取  
之敗國於民中原丘墟它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媿仲  
常善画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  
索疋紙為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  
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卓然可現象像之外人



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平備以琉璃瓶貯冬藕  
小龜緣岩而上童子隔雜注視未有大蛇橫得  
水簾中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  
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於蘇鄉伯昌家則已題  
為龍眠矣大率事不深考又不謹於闕疑見唐  
人畫則指為道子摩詰不知有喬尹也今見此圖  
朝畫則指為龍眠亦不知有喬尹也今見此圖  
洎崇整跋語為之醒然且知姚之為說也是僧  
點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縛緲自其口出鬼物俯  
叫於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消也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給詩山行馬瘦春泥滑  
野飯天寒錫粥香最為人贈矣簡肅公絳人也  
公為之塔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  
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晚年乃得脫  
此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  
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先生  
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  
尚未晚也其用意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曾  
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幾疾作遂曰  
紫微公以為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豪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絕犀正似錦雞雖欲為木雞可乎悲  
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與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  
之相予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博公之慮事精審非它人所  
及此帖尤可見其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託師魯  
謂公置勝敗於度外者過矣

王荊公書佚語

公詩有云世間有事佛設盡豈為此等語耶公  
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於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為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雲息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並陳甫梁能書甫恨道並浚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信果合作正使非在君真蹟次非近世所能為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 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章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心篆有寶晉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金甌府陳棠則了齋之曾孫也出家藏二分及元城先生手帖家閩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於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声迹尚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咸均臨江曾無逸為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為之哀薛者端明忠簡胡公道墨二画得良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倫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迨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說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及直飛跋墨

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虫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画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犹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几誓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滾滾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犹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魚故事屨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偽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於一時忠憤柳  
河東拳錄其遺事已見非出於苟然者延康  
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  
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於搶攘中士大夫平日  
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勅牒關

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  
進異議故有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無考大臣  
欲修因革禮而於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  
又無異詞扁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

下成事功矣

跋謝觀妙混元寶錄

道家者流出於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寢踈道  
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闕於世者多以拜章  
役鬼煉氣塘金為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  
又遠矣觀妙本儒生覺道於皇甫清虛蓋知尊  
考子者傳極書備會粹成編旁搜約取自蹄實  
錄且言九十士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閱見紀  
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焚傳言  
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几傳世



不誣照青羊白衛之灵迹瓊台玉局之奇祥此  
類尚多果皆寔歟嘗福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  
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迄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  
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寔也

跋李武義行狀

天室之變擁強兵坐而視者相環也而賈育以  
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  
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建節不以位卑  
為辭也李侯官不遇微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  
未制之虜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為之

流涕

跋朱崑壑鶴賦及送閻丘使君詩

承平時浴中有八俊陳簡齋詩後崑壑詞俊富  
季申衣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不俊  
皆為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崑壑之名始以隱逸  
召用於朝而翫醜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  
有感於斯即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  
徑而不迫犹思以灵藥仙經求振主父愛君之  
意又見於此余生晚不及見於誠蘄州史君淳  
識篤實似古君子宜崑壑相與之厚也

書張侍制行實後字發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唯曰李鄰  
以吾州降虜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  
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墮其家聲安能污大府  
耶 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是避苟免中書侍  
郎陳公慨然請行 欽宗為之泣下時免一行  
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  
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窟論臨十餘年皆  
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  
令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

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岩所藏閻正本畫蕭翼取蘭亭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天籟或謂李王  
見本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床而客  
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傳朋云書生意氣揚  
揚有歸全辟之色老僧口張不齋有遺元珠之  
態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  
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  
得山東書生之体方卑辭以求見衞袖之書乃



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携書牒此正画其納  
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  
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為之絕倒  
良久何止口張不嚼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  
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光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技  
退年能言其事考其所載者三戮郭時之軍士  
撫焦令誰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綬之弊顧太尉  
志節显著何凶俟此三者而後為負蓋惜其逸

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  
名者旧唐史之傳雖詳似未見河東之狀故三  
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書之其為佳傳  
之助多矣光章慕循王大功而皆其細行小節  
人罕知者矧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  
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 裕陵祝文

永樂之福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攄太宗  
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高祖蓄憤  
於比虜太宗銳意於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



亦既平盪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  
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素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山  
谷謂其忍貧知跌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  
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  
原為多其子壯與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  
為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其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

丙科迫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  
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  
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為三等殆不可曉同年  
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  
如此不能詳敘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  
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子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彌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

巾流酒轄伯休貧藥違孝先畫眠畢卓甕下皆  
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  
滕子躋藏唐人出游圖六人宋之問王維李  
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捷其名題或有  
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眴相語以為得意忘  
象者揚州始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尊鱸

子陵釣台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雅為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論子陵出

見刘文叔終不肯為三公以歸李膺淵明尤為  
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與寄高遠尚友四  
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思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某日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  
二月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  
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六帖讀之恍  
然因問天台教觀云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  
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  
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實歸一公之為有門頌



蓋謂此也近世士夫大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以資談办尔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為張無畫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譴視死生如且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尔方在丹丘時送境光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宜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徇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云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平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髮成絲為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画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  
到第未知玉軸黃庭此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  
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  
啓自以黃庭為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為吳寧  
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画像  
贊同稱右軍之迹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  
公權記於前璨題其後何止公慙知耶

東坡故月圖贊

旧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  
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船曲盡妙  
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與誤墨成船子欲為鳥駭  
牖牛高道與墜筆亦成畫彼皆工於畫者坡乃  
以游戲至此真天人矣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点画信手煩推求然  
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言酒氣從十指  
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居謙相泰州長史牒并宣徽院



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目考其所自竊考此卷前曰勅秦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勅授之官如今之公牒當必曰知公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奏處分以後則秦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相長史故為之詞其後列衛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為禹錫也

國朝旧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并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余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為殿直或云醇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蓋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子耆緒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同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於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温公題刘雜端孝叔奏藁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於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為重歸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刘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為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為規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犹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大治專取古之美女以為先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

其變梅固非桃可比体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時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發洪承樹石皆倒拔唯子季所居端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空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有脫鬱攸之蓄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空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永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自同光跋光武肅王建国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

丞銀苗之賜豈復有闕於晉初光武告不稱勅  
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疑官  
制印文等全以中朝考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  
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冊海中請  
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  
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勅將吏皆稱  
臣惟不改元置司空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  
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  
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  
有室止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

已平章事等官多不可編考亦有可言者中書  
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  
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  
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率且不與  
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  
知制誥元德昭後為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倣  
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  
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款出師者元本危姓危  
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惠肅其姓遂易元氏德  
昭即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



之即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為章簡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為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憲公祖蓮相幾塘然則此為吳越之告無疑如終事中日單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不侍郎平章事曰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為賓客無確以鎔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為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宿佐將樓名氏於絕功碑陰者且百余人而見於史者如沈崧沈瑫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始叙

其可見者以侯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於晉朝与仕於吳越不足為輕重要欲办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余年得以存先世之旧信可尚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間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於世吾卿李光祖一日携其曾祖邑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度為守此田守

君綺為倖其類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既假而錄之光祖又携此一帖及二刺字來芳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為發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生而詩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已為洪州正赴績溪時也余帖既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與老翰墨為章益遺贍可喜然則置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元師府事迹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蕩邸師

府日僚并前宰執各令記錄事跡撰為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為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此董公與焉是 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 日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 二拙紀事之虛寔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為大元師行軍錄遇盜亡矢既無復見余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攷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



列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  
為可信者併表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  
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為  
董氏之家室也

跋魏忠壯侯行實錄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吊忠壯魏侯戰  
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  
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  
侯有鑰石且紫明光甲胄日射如黃金出入行  
陣虜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視戰備駿馬城

上望見我師少却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經  
入陣口虜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搜忽回騎  
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於此或擊吾  
背也已而虜果靜南門以數矢却之三軍敬服  
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虜出  
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  
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為虜中所乘矢下如雨  
勢不可支棄船登岸虜已渡者衆被圍甚急曹  
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於大軍  
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鬪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

士氣已竭進退無所曰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  
喪氣矣覩文時為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寔嗚呼  
使當時擁彊兵坐而覩者稍出數千百騎為之  
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寔為之三喟子孫多壯  
士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於相國寺置  
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  
記誦絕人用由天分博極群書益出學力覩此  
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息而欲進及前

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少  
于獄使之尚存若剝腹斬臂之妙又非紙上語  
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述世之良醫也嘗與之  
論脉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脉亦急  
性緩者脉亦緩長人脉長短人脉短究其說未  
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  
具在蓋貳卿姜公說為使者時所刊凡三十余  
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於盡信



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  
雖不敢以為真是元化之書若行於世使醫者  
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鬱至  
姚江以叩從老、哭曰此吾家所秘不謂誤  
行已久因出其書見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  
本末善至一版或既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錄後  
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一閩本間亦有佳處可以  
証際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若而存焉始  
得為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後子慨手錄之蕪春  
王使君成父聞之欣然欲於治所大書銀木以

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漑所錄而授而記  
其始末于左藥方孔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  
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俟傳秘處齊  
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為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  
校之始知此本之為可傳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漢  
考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七十

四明樓鑰

天防

題跋

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為總要一書  
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子然聚古今  
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一覽  
是書撫華英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  
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  
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世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  
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礼部尤  
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晚起甲色夜江橫之  
句歐陽氏籌筆駟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日山  
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声撼半天尤為  
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称文章勁健称其意  
氣余以謂字畫尤有鯁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  
事官舍中見有籌筆駟石刻久矣今題君致遠  
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  
菴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画本不侔聞  
大資政趙公師守成都嘗摹礼殿本為八軸借  
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不位故向背不同  
者十八九慮義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  
夔之球為鍾無縛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從父叔  
魚原充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纒字叔魚而  
形貌不類却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添雕  
從狄豈公良孺奚臧舛仲會容藏顏之僕左郢  
而有蜀太子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画文翁

司馬相如述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楊雄  
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柏平福王濟杜  
預張華杜畿賈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  
叔孫通陸賢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  
鄧禹柏榮班固張堪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  
孫洪倪寬丹青念上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之張  
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  
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  
在長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於諸  
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考蕭德仁崔柏平福名

不甚显且盧復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槩以俟考

証

跋孟蜀主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証其事茲閱張次切  
所編蜀檮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廣政十七  
年周世宗即位改元显德用師至仇池以秦州  
韓繼勳鳳翔王逖迪請益師昶道雄武監軍使  
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駟而還成  
都震怒昶怒斬於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  
俦呂彥何懿衆以禦周師九月戰於唐倉監軍



王恁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閭月周師  
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使王环監軍趙崇傳二十  
月入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环監軍趙崇傳二十  
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孝謝  
稱大蜀宣<sup>皇</sup>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  
子時尔方鼠竊作賊何得相尊耶二十一年荆  
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  
昶不許

某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

跋任氏所藏外祖母汪少師帖

研書間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  
與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萬厚類此忽瞻遺墨  
肅然起敬陳後山謁庵丞相墓有云少日相頭  
期類我莫<sup>年</sup>垂淚洒洒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帳  
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額泪盡慙無楊揮書三復  
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來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特為  
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其故竄兗州望  
為之地師是曰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

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其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充典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閤人告曰有僧携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過少師笑曰必參廖也已而果然館笑縣齋嘗同登高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廖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犹及見登封時事充州一段旧得於師是從子肆愚子魯云均公所成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真可宝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零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古云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

稀周旋如許何止二詩而已邪少師道文群於兵燬僅存二十四峰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声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鷗字三絕瀟灑齊一首皆不見於禁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濤鄉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為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為絕唱也濤卿一七細和間有不能力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坎前修竹



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草  
猶喜曾無封禪書  
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傳朋游絲字前無古人  
黃紘事仲乘鈞  
嘗稱蜀士仲明舉詩去春吞一綫  
未不斷石鈞  
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漢濱先生正

公瞻叔之詩為工伯父楊州嘗得二紙於吳公  
從子深求詩上公之詩于後

人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於鄂州世所共惜

列子澄清之為倅亞以其詩文為小集以不暇  
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金祠堂記社壇記  
爾雅翼後序尤為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  
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為子弟誦之  
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  
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返以歸趙仲  
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未求余言者矣  
凡與世相忘素不長於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

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先显子  
朝精明強欲誠有不可及閒其在上虞時忍貧  
如鉄石已為半刺花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  
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庶謹詳練師祖  
若父尚何它求為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系以  
此仲堅勉之批

跋周尚書詩軸武仲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志知公孤立  
於宣和中獨 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悍

權貴屢蹈福机諸王黼拒梁師威極論童貫蔡  
攸之罪至往來俠不測之虜伏節不屈建炎元  
二間為刑部吏部尚書士高宗欲柄用之而不  
及則毅之氣可畏而仰茲續公誥詞翰俱高尤  
俠人起敬公諱見詩註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  
人嘗為贊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  
漂泊流寓之嘆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  
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  
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魏國夫人曉粧圖



蘇固夫人承<sup>主</sup>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  
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  
陵語後乃得於張祐集中益集灵臺第二篇也  
素聞固<sup>同</sup>年林子長家有魏國夜游圖甚佳而來  
之是或謂此曉粧圖也豈盡平明騎馬時耶  
文殊亦現於五臺普賢亦現於大峩光景殊勝  
大路相似旧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  
詳亦有詩紀所見今<sup>石</sup>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為  
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sup>上</sup>五色光現有詩云  
四入臺山禮告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  
這鼓笛為禪報師莫效无尤為禪林稱誦使在  
湖再登大峩必<sup>然</sup>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  
身也如蔡魯公之秉明呂東平之喜守尤為著  
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為蔡公大夫登第之祥耳  
謂非矣然使吾得為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  
何用<sup>管</sup>等人間如詩閑事

許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未吾鄉子孫遂以孺星  
田氏適齋尚書汪公跋語甚祥七夕書此卷閱  
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某以外門之故而未親  
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  
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  
之盛際從游諸老及閔正始之遺音又云余曰  
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  
幾人丞相頗以為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  
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回不曉其義也

以為唯喏之唯或以為奇章之偉皆所未<sub>知</sub>子在  
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  
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作憊廝遂去涿州  
邊苦云我隨你憊去憊本音閔俗音門犹言輩  
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犹言兒郎  
儻盖呼而告之此閩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  
唐都長安循袞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廷之沈侍  
郎虞卿汪司業李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  
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以<sub>矣</sub>因為



附見之

跋傳要良所藏山谷書父詩

漢家無鄉縣滿血載推亂鞭管公移急醉

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

僅得三之一殘圭新璧要自可室谷嘗有古漁

父詩云四海租庸人少太平長在碧波中殆

此意邪

文孫鴻慶傳作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志人之墓固未免

於稱美茲為和州之志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

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

歌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志亦無所不工又詩

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

頌以荐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足語此也夢良

為余鄉邑三年且去矣換任當未艾若御民一

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

蘄廉直有父風所滋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

能世其家者也 和州諱諫友繁諱肇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何如是黑風吹其舡船漂墮羅  
刹鬼國玉云于瑛作者漢問恁磨事作磨于當  
時失色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  
是有省于在襄陽傲上虛下號為襄樣節度犹  
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  
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  
雅痛刺如許大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為方外  
交此詩帖皆其跡也二人相得必别有針鋒相  
透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課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  
疑也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  
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  
一之道之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疆兵戰勝之  
術分為三章又有六位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  
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  
出於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  
言人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才一見  
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  
有新章三贊又士希嚴不知何詳人作贊三道



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  
一二賈者略無彷彿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  
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此歲於都下三  
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  
谷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全  
而後不言為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  
不聯屬者將由群仙之集而為之邪抑高真會  
粹而成此經邪初有道流携以求售索價不貲  
未几羽化於觀中遂為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  
歸茲曰徐粹中醇一為慈谿至道宮建藏手寫

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少書真觀六  
年奉勅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  
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  
石刻惟此真跡尤為合作字豆小而楷法精妙  
河南卒於显慶三年六十有三本詳略亦自  
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  
不可跋及亦安得此目力邪然三本詳略亦自  
不同少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  
為善仍命長子漳細書臨摹于後尚存旧本之  
万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曰矣乾  
道五年先二部守括蒼時旁見石門洞之躍  
然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  
永嘉奉復親東下登覽勝處為題詩壁間淳熙  
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  
岩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初里居而羽士王君  
愚史訪余於弁窠之瀆自言嘗住此現衰古今  
詩文為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  
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為之次韻老

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為書于後而歸之愚史  
好慕與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  
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姒令君趙清臣觀書  
閱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  
君所藏何書也曰南丞金壇得於蘇氏云歐陽  
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鎮道遇蘇魏公語  
及此事徑以奏藁授之遂為蘇氏家宝余歸而  
閱迄歲庐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于一百



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誤亦間有勝  
於版待者因併為予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  
之 神宗時罷政而出為觀文殿學士行刑部  
尚書知亳州以年譜考之寔治平四年正月蓋  
神宗即位三月公得麾社故序稱 先帝議稱  
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  
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  
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 英宗時已服  
藥故併進之 神宗也其為後或問二篇及濮  
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放熙寧五

年壬子年六十一此書進於治平丁未年六十  
一矣曰併見之

跋相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  
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  
二郎吾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  
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捉大  
語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  
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捷之  
衆賓力解方已之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

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為過現此  
家問可信不誣本是亳社時爭可畏而仰執象  
山令君犹能守家法邑事整办庠序一新又刊  
此卷真之學宮真桐未翰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得僂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  
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邸檢詳新安  
張公為寮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  
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為慈溪令時  
有張氏德深漢遠於易元蓋表識潛虛也嘗示

之一見即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办虛一篇洞  
曉其說因略為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槩獨  
未見所謂办虛者相去已四十年與新澧陽郡  
博士張子安虛語及此書子安曰德深從肆祖  
處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兼錄易元二書易曰卦  
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变二体四  
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  
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  
異而實同又办氣體姓名行合與著虛之得此  
已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



為縣令時所為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  
傳溫公晚始以金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於蜀  
後以問蜀士曰非也現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  
所補託為此言耳現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翼  
元、包總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  
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為  
卷六十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為詳盡此力虛  
不彙教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  
書然現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知之此其所以  
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為溫公之筆學潛虛為

心學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  
之則所統序而為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  
以為出於已而後德深之作字元以準易虛以  
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曰止有變  
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然恐是其本文  
而此所傳者或闕為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  
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  
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  
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夫其旨矣土分王於  
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

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為察院時以發  
微授司馬侍郎李思伋其元漢章倬為湖廣總  
領遂以版竹實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  
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其非欲與  
檢詳亦誠不敢沒德深之賢而惜其不少見於  
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身時濟得  
荐送而歸其父題於門曰三四即今年免輕曰  
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  
理無不該賈此時其一也

劉允肆夢紫灰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穷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君允  
肆之舍萌則真驅之雖未能絕紫灰之生長君  
之詞自爾尚不復最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  
落之彼夢滿醜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  
似不必力驅之也為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  
氣

跋朱肆正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  
浩題經天室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



楞伽阿跋陀羅經一部乃法所書而經則足  
問姚子彥等也在嵩山經藏院律正所藏書  
不見所書之經而李海所題為可寶人足以考  
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書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  
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  
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文字不知其小楷精  
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為第一殘闕已多此卷  
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俱全尤為可珍詳視即

章益巖壑考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彩煥  
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為橫軸大略相  
時有不同元中之記去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  
而有二書猿一麋一而猿亦有二麋則鹿也元  
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為一圖作記余所  
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麋亦鹿也龍眠為此  
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今  
恨未能畫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為長鬣捕蛇翁

亦欠朴意之狀必有能办之者

跋李孟達六世祖少卿詩卷合章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教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於楷隸諸書備古今体才墨尺紙落筆輒為人爭取富池灵人犹知護惜子孫尤宜宝之也

跋吳僧若遠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謬為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

維摩經手澤蓋為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体亦相類以所携古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未後不知曾得之否芳達二經元祐諸名公為之跋而增重規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已日不能復今耶

次魏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右...

不...

...

...

...

...

...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少言荷景詳其莖茄其葉遠其姿蒙其  
華蕙蒨其穽蓮其根藕其中的，中意現魏君  
墨戲曲尽形状殆無餘蘊又有熟茨生菱鳧茈  
之屬一一如生祥暑尤宜現之所謂宛然坐我  
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典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春》，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桂老水一枝，諦現佳處，疑有秋風王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乾模，欲得日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模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共父《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謂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始加閱視，有誰謬終身不自覓知，而况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无不韻，无不叶，結所未悟，有功於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父又取其說以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予某老矣，習氣未除，頗為是日一二日昏成懶，媿不能盡力也。噫，凡將爰歷，苟也。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



文解字為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極以六  
文貫以部分集格有條剗剗剖析窮根滌集韻多  
博瞻於放古則未可全據其久今本諸吳氏多  
以集韻為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  
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為苟然而已其文相其饒  
論某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龜自當有然  
好之者

題拳毛騮

杜少陵規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  
馬神妙神數江都王又云昔田太宗拳毛騮近

時郭家師子名畫四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  
之子多有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後山亦謂一  
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為江都筆誠有之長  
安志太宗昭陵有方駿在陵後曰拳毛騮金石  
錄昭陵琢石象乎王征伐所東去馬為贊刻之  
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万里堪託死生者史稱  
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  
深入台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兵又所傷今觀帝手  
書親乘之馬架箭之瘡十有三處而不及其自  
貢天人也汝之史其平黑圍也沿衣大陣信然

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  
穀州至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闡蓋征世充時  
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為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於井中蓋  
錢氏專知回鹘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  
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誠考之石晉  
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  
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故元開運至用運回  
年歲在丁未契丹入汴滅晉之舟刻知遠建國

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去丁  
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  
會同也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  
唐乾寧二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  
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  
安重誨奏削鏗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時  
嘗稱寶正年号安重誨死復鏗官爵復用中國  
正朔今乃用契丹年号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  
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意亦亦須  
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文氏所未見也錢



私佐以是年卒而傳立史不書用曰五代史私  
佐以漢初卒於仕而信主漢祖人汴之幾十二  
月傳為胡進思所廢此蓋私佐已卒當信之時  
也同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楔序

定武本九端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詩在薛紹  
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  
伯謂是熙寧前摹拓子中山者為可貴近見畢  
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為精好自吉為現  
時親在定武見請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

現再見之與旧所見无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  
剽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廟上显於慶曆嘗出  
居庸關口伐戎首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万之  
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絃制五管前後十年如  
交趾大理時磨南詔于國皆可以願指氣使上  
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於南方人之功  
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  
之在蜀蓋非其人不出昭陵非棄才之生而

公之用不得盡為可歎也此帖字有顏体石虛  
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如

跋李莊簡公書其婿曹紀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西山劉賓客誦九年父  
愈奇而氣愈壯盛哉 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  
度元城之劫節東坡先生英時之氣行乎鬼雄  
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量以愛子之成在  
所難堪宗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  
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紹老姓曹氏諱粹中吾  
鄉之善士有詩傳行於世真冰玉也

跋金老帖子後本小錄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老帖子其孫廊州謂端拱二年  
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蓋公所考為正尚  
書宋公名向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  
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季公流帖子老押蓋二  
公也咸平元年知舉人四楊給事曠季舍人若  
杜杲可諫顯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老押乃此  
四人也 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  
真宗諒闇遂不廷誡而勅下禮部於榜登科記  
亦稱省試故犹得以帖子振中選者非不以臨



軒策試而廢茲制也知舉止列祖文不及三代  
糊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 藝祖一  
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 太宗  
朝取士實廣主二百餘人特孫何一榜放三百  
五十五人諸科合手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  
前兩年招權停黃卷至是集闈下者萬人二  
太宗既多所取而後連四年俱有取停之詔次  
五年為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  
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知部據合格  
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

為例于是進士孫僅等又高嚴所貢並賜及第  
與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 祖宗時貢奉之  
疏數取士之多寡唯上顯命非若近世之定制  
也人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燹散書無  
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焯榜丙科後從  
年家章光傳當時小錄已印為大編而與今制  
不侔者已大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衍榜東  
坡兄弟小錄與焦焯者不殊者今始見王盛二家  
金若帖并及後本小錄首比真未聞也諸公改  
語知載知舉家諱知忌笑外若韻勝明主空一

字以上成為已上詩取六十字成論限五百字  
已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盡第一人此直本快  
元外氏本其母女詩五十人貫開封者二十七  
又不應如此久多按端拱二年有首同子監生  
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元豈以此故  
七多子用開封府有戶貫者元豈人一日建寧  
軍一日建州本事不同如此非一祖父俱存  
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住不父祖夫  
仕者書不任三代名卡布皇任者柳河東作陳  
京行狀云五代名某陳宜都王魯祖某皇令稽

司馬祖某皇晉陵群句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  
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任子序也此又不然  
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此止占見任某官每一項  
各忠一字皆與今不同此勝止五中人可以後  
書不知前此孫向上勝三百余人亦可以後書  
邪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  
所主前人多有深意一道其田可耳汗又伊上  
此即司諱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為翰林學士而  
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固可見前  
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子初為第一人李公為



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為大  
魁朱公明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子  
得人之盛僅繼死何固為盛事劉燁子岳文溫  
容是終身不聽樂者中三劉子儀參政李子淵  
皆在此榜高輔用曹祖柔與祖從誨俱為南平  
止益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  
五子中為第九人與繼冲俱歸不朝也呂  
蒙休三代俱贈師傳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  
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為彦起中令之  
孫句希吉為中正之子盛京為文肅公度之弟

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  
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已三之  
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  
而盛哉借模本于豐宅之有後者眼不能細書  
今從子既臨寫藏于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掛壁上拂塵讀之云朝  
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暮雲  
來步屋樺僧移几翻覆夕陽流水生亂山巖前  
芳少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

李若乎僧曰此今之庐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  
編號雪丘草堂集及與呂東萊崇微公吳谿王  
性之後湖菴芥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鼎後  
尤為范石湖所知公和其大賦諸篇余赴東嘉  
亦奪詩為贈近世詩僧如其圓復堂溫夢輩論  
落既盡而師亦已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  
時皆曰為書之師老於揮麈詩句特其餘爭而  
能兼得中体祖處不可以下二數讓之者可想  
見其人不勞贊嘆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  
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  
誦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  
如此之詳昭乎連披說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  
才復漢美連披之悔過故山各題此圖云十詩織  
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灵蘇苴年  
只無悔過竇連披止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正  
以晉史注之豈未考此記邪余前後見旧畫數  
本文小不作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掃塵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赴守  
文登舟次泗土偶作詞云何人元事燕坐窻山  
望長橋上灯火闌使君还不守劉子老法家者  
流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  
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市師便傳左法泗州夜  
過長橋舟徒二年况知州亦切昔收起句以示  
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  
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伴水昭游南山寺有老  
僧云寺旧有若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在  
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所得之遺墨如新

就刻其上尋為一軍官買去折為簪鏤矣此詞  
惟魯室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与泗守渭南  
山作則揮塵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  
其詞亦偶從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  
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為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穎州父子享善嘗書穎州之父子思  
侍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為少公二子迨遜之婦  
現此祭穎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問情好  
可知字思名上字考下字光穎州名一字好下

字謙龍圖名从山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山从  
辛字才婢居死丘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  
一帖及孫志康上帖墨妙亭記鴨種麥行及山  
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六年才十二遭精  
康之變隨其父即中分既自來南能攜以自隨  
既又力買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亦可謂善守  
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為及此約之初子直  
義以真蹟見標為記其大畧坡書皆有活石本  
類多失貞此卷字、飛動惠州信耳及北歸等  
帖尤為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即

孫尹也第七帖云乞令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  
滿浙東矣第十帖云之人寫大狀不罪簡率  
蓋今所謂外啟者前輩書間皆用之故之第十  
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宛居少安晚節婦及毗陵  
而僂者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穎  
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穎州之先  
自浦城徙寬丘嘗叙宗盟故稱從姪左史為龍  
圖友婿且居于陳嘗為穎州作友于泉記故叙  
卿曲浮休又用周旋伯中仲任道即汝陽守誦三



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鷗種麥行有章十抹別  
是一種風氣

祭穎州文 故穎州使君今年黃兄集云

几道大夫年兄之灵 終焉玉雪集身為

玉雪 不後不恒集不恒 與又降亦集

典道 舍章不於集終焉不於

墨妙亭記 以為吳興集無以字

余以事至吳興集至湖 乃為差久集枕

為差久

山谷詩

任路厥風沙集厥作困 神有

投虛手集亦作刁

張右史詩 但侯將軍桃李在集使作浮

閉凶哭朋友集閱哀若朋友

張浮休詩 常憶之官穎上時集作憶昔

著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枕不同如此豈編集

時嘗改定邪

跋遺教徑

歐陽外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伯六十三

右不着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為王羲之書  
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右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之  
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年所書爾唐時佛書  
今<sup>在</sup>立者大抵書体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全尔近  
有得唐人徑題其一之薛稷一<sup>云</sup>僧行書者皆  
與二人佗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合與知寫經  
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  
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sup>云</sup>不知何世何  
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昔嘗許此書在楷法中  
小不及樂毅論不清勁方重蓋度<sup>度</sup>越蕭子雲教

寺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錄<sup>云</sup>唐遺教經  
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sup>云</sup>因初時  
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考諸  
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所書  
明誠定著為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sup>以</sup>世民二  
字但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我若山谷  
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上詩曰地如紙帳紙帳  
詩也集中紋作文氈作疊煖作暖紙作但皆可



通惟以鯨為象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  
織成褥段詩有之開彼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  
又之錦鯨卷込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  
編集者未之效也此卷字書飛動不可形容公  
學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舍姍<sub>可</sub>姍<sub>可</sub>豈  
自道邪

政陳進道所藏杜郊詩

右杜正叔公詩翰累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  
諸局曰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傍遠社諱印始  
知其為孫氏按四明才名記云孫印博學高才

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印其故宅載於圖經唐  
文粹在古意效陳拾遺有吳玄英方子先生詩  
有卜世論春秋无負臣論皆命之作也又不知  
孫氏為守者為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正有孫  
扶在端拱中又與正叔不同時慶曆中王周以  
司封郎中為守鄉人也政和七年某先祖少師  
為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对所居號畫錦  
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宜宅之後有錦  
照堂至今竹則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繡以繼  
正公之後也不問有姓孫而為鄉守者王岐公

作孫威敏墓志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  
罹母憂服除以爲陝西都轉運使米穀遠去墳  
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  
王荆公在鄆時答元規大資書有云此方得邑  
海上而閔在右之別業實在敵境豈威敏以別  
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謂而正獻  
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即亦淺隨姑謂所  
閔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考之

蔡君謨詩 今亭遇資政孫公赴闕公致  
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

治甬上居閑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於  
回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  
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右刻深愛之一筆子  
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現者當自知之兄  
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于言未冠能  
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  
聞諸公間以試全人肆筆成書賦薛津雪九鼎  
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全有伴期文左茲惟



得書之休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  
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移試惟圣人可  
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它人皆謂圣人能踐形  
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  
名士馮圓仲方季知己石為李官相與擊歎且  
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邪七欲寘首選也以其  
以小部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為第  
七名明年有試為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克仁如  
天允武總攬權綱二論在為世所稱述錢子和  
豫為泰詳官批其卷云試論雄辯文勢雅健非

老於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  
時嫁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丙科授監官尉  
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  
謹貢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  
人之憂先意承志曲尽子道服闋除秦州教授  
未已又罹內艰何甚多難邪乾道三年莊文太  
子將葬宮窳二詹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唯  
子言或以屬先兄為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  
啟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老良及茲重高  
並明家用平康于万斯年肆用二載我蒙極承我

兩朝用奉若于天休然惟我憶万年聖受不  
基者度其在於若之向弗弔旻天降割于我家  
虛我主器惟御士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  
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寮惟我儲君  
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去能  
徃來厥有明德亦罔克紀逆惟連<sub>連</sub>疾于厥躬是  
惟若涉淵冰今日月有時惟是定窳之事所以  
奉神靈于<sub>宮</sub>害者其孰敢弗虔四惟靈其監于  
茲言多用盤詰語而体正文古無能易者中作  
為之皆廢尋為臨安府教授以為邦國首善為

上庠之亞堅持規矩<sub>矩</sub>學者翕然師尊之 光宗  
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井界<sub>界</sub>帖勢橫恣故廣湖  
上園園諷府中移置社壇府舍<sub>舍</sub>兄為祝文兄執  
不可以書抵少尹日依奉合旨<sub>旨</sub>段移社壇就昭  
慶寺前築壘今詔祝文其竊以社稷繫一府利  
害不可輕有改竹况今 皇太子殿下領尹事  
大齡重尤難輕議某自閉見今社壇委是荒荒  
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sub>宇</sub>祠祭深失礼意  
此矣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  
孟子之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燹<sub>燹</sub>置社稷



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  
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賦然後可  
以易置不加費于神也今六氣順序別死災沴  
若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  
揆之出明事未穗便欲望別使令旨正下本府  
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亦知所謂唯  
以下筆未敢製謬言言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  
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  
考試婺女得疾萃于貢院年正四十有二嗚呼  
痛哉天子予以才而畱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

邪鄭氏賓宣知太宰居中之魯孫再娶孫氏紹  
興奉改近之孫即中大雅之女俱先子以族人  
之子適為後又得一子澧於民家以其為遺休  
也始自者唐祀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齊戒泥  
金以書此徑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左可哀也  
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某曰  
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  
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欲名曰故率編大率  
忠尚如此甥婿盛箕芳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  
八詠頌子中方環坐讀之兄久與之厚字呼曰

次龍沈約文体卑弱可憎君又劾之耶坐客  
然感亦悔媿藏其藁不出耶先生剛忠席下數  
十人兄一日忽私謂某曰吾黜規同舍中惟楊  
奎可與吾弟為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情而有  
福問兄何如又曰我亦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  
謝存者蓋寡奎可名以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  
甲科兄非相形者而夙鑒乃如此少兄四歲  
受極訓獎過於令氣其卒于嫂也往為護喪以  
婦兄之昆弟五人推幼弟立其子陝裝橫此奉  
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群且乎遠判矧其少

作其場屋之文俱不足為兄道而序之與載亦  
具者傷其不壽而見于世者止此其志銘  
不立羣徒輩行今六元已其不書此則兄之哲  
踰遠韻遂泯矣故書之不嫌於詳某非不慕  
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遠世  
七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  
辭為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廟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  
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



先君欣然曰 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  
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於報國山仁濟院祖  
妣魏園墓左因作小庵於山下弭安遇山房命  
仲兄書其扁後既葬子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  
遺墨尚存從子榮菽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  
世二十餘年撫卷尔勝戎泣

跋王荅淳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穎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文豐元  
祐與坡為伐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彼所行詞也  
言公之孫哥育而尔及棄奇蓋寮之愛壻也身

中典之睿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  
敢壻君員好友端來奉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  
吾詩如鍾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卷高則翁壻之  
間固可知現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典風度  
殊不凡王郎亦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  
而我家之祖穎也

跋先太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太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甚至四年  
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  
搖兩浙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

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  
遽去奏乞候氏以安人心事實奏聞遂升學士  
綸告既登之石定為家寶唯是朝臣不知其詳  
褒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共臺知之時諸父之  
仕予外兀伯父既先君待次里中楊州作六公  
券直因在伯父館下為此跋語亦未深考也其  
昔閔之臘之初志本無足畏朱勗父子以卷石  
進奉苟結怨東南為左頑民好義者與臘亦在  
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慶州聞其來  
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律帛帕首帶鏡于土

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訖鳴鍾鼓順流而下諸  
邑洎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  
破温州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  
戶膺二城皆全其嘗往二州尤聞其詳溫則必  
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街焚於  
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  
苟等以西師來援姑免台亦師囊之嘗攻城甚  
急久而後解二城皆僅免而城郭皆為盜匪蹂  
躪殘滅甚矣越分師府屯不至為賊所迫而剡  
川新昌魔寇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大



為鄰避北而來者如賊織恐賊徒雜于中中人心  
恟、先祖徑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之台  
越二城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  
犯為得其賓實姜是東備海道南塞社剡寧川景  
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鍾有急則  
鳴以為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左諸郡中闔境  
神金明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亦輒得  
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既平改睦  
州為爰歙州為徽剡縣為嵯亦可見當時之事  
變矣其不肖且老妄念先祖之功妄有數其出

潛者今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叙所聞使後來  
者知之

書棧版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居齋  
中其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於谿  
一日試令仲兄步至谿澗一下數百步人攀援  
而歸喘許久不定相顧曰徒子丁上猶如此彼  
卒輩負水而登日不夜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  
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刘賓客集有机及記  
声牙唯晚詳究其說則唾然曰是可施于括蒼

無疑然久矣無所告語善子陽鈴轄以檄來歸因  
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為錄賓  
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僥獻  
其說而贊成茲事雖未能竟以達於正堂但得  
引賓山上而運之此汲子豁者大有間矣外而  
公厨及三帛醴酒之類皆可濟下至炭居而  
谷汲者亦可從此若小有不合則有左潤澤之  
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

篇杜詩六十處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  
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不於錢慚塊春光  
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在柳巷边山声  
谷別集書上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之壁  
枝梅子事未句云杜鵑啼在柳稍边豈山谷處參  
寥詩堂書之扇和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為人評  
評遂貶宜州記夫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卷五在年多

跋王伯高所藏文苑

英華一

卷五在年多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無疑然久矣無所告語善子陽鈐轄以檄來歸因  
語及此詢間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曰為錄賓  
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僥獻  
其說而贊成茲事雖未能竟以達於正堂但得  
引賓山上而運之此汲子豁者大有間矣外而  
公厨及下帛釀酒之湏皆可以濟下至炭居而  
谷汲者亦可從此若小有不合則有左潤澤之  
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

篇杜詩六十處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  
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不於錢慚塊春光  
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在柳谷邊山聲  
谷別集書士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之聖  
枝梅子事句云杜鵑啼在柳稍邊豈山谷處參  
寥詩堂書之扇和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為人評  
評遂貶亘州記夫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攻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四明樓 鎗大防

題跋

跋沈智父所藏東坡帖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  
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  
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斥遣遠  
乍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即參寥諸  
公以書信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



策以進於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  
計身之百謫必一善之不同嗚呼此其所以不  
可及也

後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諱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  
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啟輿同處時伯父楊州  
以潮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大夫或以傾覆遷  
客為進身計伯父義槩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  
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  
過永<sup>又</sup>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詞不

慙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以老可  
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啟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  
其時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  
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  
世世為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  
諸孫而槎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  
吳越國王保之子與其兄昆隨徽歸朝頗從科  
舉年十<sup>七</sup>也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

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為文數千言，掇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祕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教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為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衡者也。黑幡益用，漢舊儀：丞相西黑

幡事攷其家諸子孫為郎者，粟獨朱知容、曹為誰，司空之子宗諤為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卒。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其曰：自因朝將相家，能以声名自五不陸門闕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之子昭遠亦為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為天章閣待制，世世為好官，非虛言也。

既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正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問、王子



淵張脩劉呂溫師不知所與伊人謂視此民猶  
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遠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  
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  
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札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顧首古有此例比  
西臺差火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  
詩見於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

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  
其為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朕  
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再嚴黨禁家  
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  
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与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  
此割詞交情可見此皆在朕所書也第一帖三  
霍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  
故鴻慶孫尚畫亦有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

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泚陽壽玉方持湖南使  
者筭过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第三  
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某少隨侍漂陽  
及拜公林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  
聞壽玉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遠情  
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於声色之娛為計似疎  
其檢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  
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在人必謂衛生有經  
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  
其况亦何可堪也嘗歷了服膺此言不知舊帖

伊在前輩貴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  
遂為伯父上客後所云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  
君銀青為道州令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述清  
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漂陽受知尤深公  
嘗曰某無它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覩者  
必謂敏手某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不苟也  
感愴疇昔謹為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  
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昆呂芸閣臨蘇後湖序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体又與希白子飛不同都  
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  
皆有餘韻後陶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  
欲哦詩結字尚有餘習邪正之諱止由了翁次  
子其子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醉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游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  
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罷舒為合佳郡是時  
乃空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邪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 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  
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為執政矣  
神宗亦曰能為我行字帖中言寄家角上單騎  
入蜀是為部使者攜一琴一篋時邪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郎了  
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為元章簡公畫神道碑字体莊重止如此

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散帙翰墨尚有典刑而畏今翰墨飛動使人望尚表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間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有賴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梓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

廷爾曹敢加無礼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寔至樞筦又問人也宜乎游身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夫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足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侯施於所敬今而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几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言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  
與其兄東萊為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  
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相  
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為余  
將西上子約在庾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  
余固不為行許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  
朝適夫台贊侂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  
見亦不意其奄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  
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兔疆然也見其進未見  
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  
與歸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周運峯墨朱瀟山

王侍御伯庠

紹興之末運峯同萊鄉歸自永嘉瀟山朱公舍  
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  
公羊雖未及而從二公游膚亮既乎周公賀表  
用万馬教中原對一驢載都中朱公問之侍御  
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  
故倡酌之頻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  
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益至敬之地不



敢縱筆也山谷與三才元舍人詩壯丹詩云欲  
搜佳句恣春光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  
事邪某少時俱及拜三公床下撫琴憫照宣復  
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列漢靈霄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  
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  
度如晉唐間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  
徐貳鄉獻之為守其叔宗盟久留郡齋如奏詔  
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為高麗使屬尺圖其山

川器物以婦兄梓山侍郎有重名從子 禮志  
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  
濡毫漱墨成於頃刻此卷幾是矣命女壻狀其  
行則近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稿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  
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為斯翁之  
書也黃祕書伯思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案其文  
云曰疇耕耨為政養月而致鳴令使父子為鄰  
魯乃李陽水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

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曰疇筆十八字為斯  
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益  
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較  
耳今此書云楊州表易惡系字殊無三代体與  
其辭皆唐人筆亦為未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  
此碑頌中字也駮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  
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為楊字始末考  
爾州琶惠二字皆在系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  
疑以明字疊而成之時以大為小豈祕書却未

考此碑之頌邪若謂字无三代体與其辭皆唐  
人筆亦可謂精鑿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燹最酷  
旧物絕无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榛莽中重  
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頌識者深惜之二卿李  
公以臺省旧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  
繁昌縣玉牒善漳素工小篆專以屬之鞏石其  
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  
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伊人書其  
後亦與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文金石錄此  
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二卿名景初



九江人也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公七世祖以皆為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  
富厚一喜奉佛邑之告成明化塔廟多所營  
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  
經板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  
者嘗得古銅观音像於江沙中長僅尺餘而相  
好端嚴宝藏子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  
篤厚種德五世祖止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  
二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衣

童郭姚俞皆為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  
公又皆執友而典提刑羅公尤厚益其醇茂勤  
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婿新彭澤趙丞晦  
之師倪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某方居先妣安  
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  
於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為晦之  
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數暢經意又  
發明六祖之說且云士大夫无不樂助而回明  
棲居某願助成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  
且易注又為大字以便觀者區、之誠願以追

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情者  
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校山谷西禪吟琴詩

此山谷西禪師師戴道士彈琴詩也谷之詩不待  
贊揚乎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於世在公子  
淵為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才七百餘首外集  
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旧篇又或云晚  
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  
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中出水日  
出泉更作日更似外集又有指戴道士彈琴詩

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父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

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二經堂歌其蹟甚  
偉初不知為誰氏作後閱朱諫議所著東京志  
始知為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  
經也未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為好  
官茲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  
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為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  
兩府恩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  
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贈三世為東宮三少隆興元年從浩為參知  
政事未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至淳熙五年再為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坐為  
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勳名富貴康寧壽  
考為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為吾鄉衣  
冠盛事四方縉紳亦莫不歆艷企慕而求其源  
流之所自則始於八行之一人又溯而上之則

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  
九十七封為冀國夫人太師文惠王推原本始  
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叙敘積慶之  
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  
開禧二年新蓋文惠院<sup>思</sup>稱思致族黨之意叩門  
而告公曰<sup>葉</sup>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於兵火不  
知所在近方得於故書中始知於煨燼之餘僅  
得斷碑上世能歸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  
子之大父少布為鄉郡時所<sup>作</sup>也嗚呼建炎三  
年吾鄉遭虜禍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

粗能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肖孫不敢為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吾人在此而余獨以謂曷止是哉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啟先是時樞密方為遂昌縣丞而終二大政又惠王即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即文惠王之田名著愚後名喇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溥終湖州通判若撰名源為曹娥監場刑以

定官為南康軍僉判後為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孫今數十人亦大為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遠方為起居郎彌望方為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游資關以賞延登職在者未易縷數况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克於孝以是蓋知史氏之與未艾而吾大父之言於今已為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於世使為善者知勸佞日有秉彤史之筆為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為稱首與闕



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為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sup>共</sup>天下之福今天寓物於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晉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持<sup>左</sup>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sup>吉</sup>寺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

艾也某不佞於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一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為<sup>世</sup>縣号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舍里人姚宣伯烏之教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為之上者如伊子益勉之未几人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砌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家尚可識鹿峯虎峯俱以得者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后

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  
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  
事於碑陰以誌它之人使慕焉願為書之余欣  
然曰尉以警捕而職而加意於風教子之意遠  
矣且必取今君之所樂為也自念得姓於東樓  
公向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娶 實吾宗  
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 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闕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 裕度為徹饌避止  
展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為

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 韶君王未  
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 陰沴潛隨夜雨消  
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 端明張  
公紹興十三年為祗書郎是 既相類詩語  
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 孝 孝仕為尚  
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歎照 渥 渥三子一  
子同為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 六未艾也  
孝 愛君憂國之誠已見於此時 為之三  
歎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屋亦余以再軸  
日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文父滁州  
藏之贈告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淚之老人  
而余年七十及議君之曾大父於少時余與表  
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  
孤侍母以汪氏為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  
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  
年時朝議出外祖銘其墓而中舅尚書為之文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  
侍仲舅往賀滁州塋日先君少在郡庠此明易

訖優等并內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  
鄉舉太季再與又以詞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  
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  
種為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為先君握其髮曰未  
死終不可已然竟齋志以歿日之僥倖先君之  
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  
文格然既屆當時之休而議論詳明益見季問  
之奮成尚老不得售非命也邠滁州既成先志  
仕至二千石亦足為善士之勸矣若高誼樂  
施維已見忠抑聞遇西矣時師之寒士襁被中

附舟日為食客又脩其走絕者不知幾人項文  
季彥思及買甚以場屋之舊叩門死時公知使  
令者厭之一聞項之警款則徑出迎之袖出所  
贈以應其頃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遂巡既去  
而銀杯羽化從者遽白公以為无疑公怡然曰  
必无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度也聞者益  
歎服其也折券已責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  
也周伯按向曰皆孫曾所未開餉書卷尾以補  
家傳之闕又以盡後之人

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  
篋有簡韜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亟  
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  
可已預定公密以報者相時為知樞密院甚  
甚向書此所謂佳賈交歡為公以大義殿師  
郭果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脩己  
十二年矣公方為蜀帥時嘗被旨二內禪本未  
死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名以示後人公  
之意深矣某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  
聞大議於公相若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



四方安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

正元朝士存

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履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

眾知當時予者為我序之某日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又主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年爾三焉正文王

九十七乃終武五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王義曰

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 矣不可減之

聖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疾歎絕各乞減美

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方也先嗚呼真有是

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質甚吾元川濟之者年嘗見李駟

馬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不夷

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不得

五百千勿以與人然李在五百年後價直

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俾是道

哉東坡居士

俟何之清人壽几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

後坡亦善詭矣錄大參書法源出於坡歎仰若

此必能審其為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李旧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東美李君及王夫人邀过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先双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三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盡才智絕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即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无老人衰憊之氣寿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虜禍最酷逮如昌國額獨居一海中亦遭

焚燬時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為孔道虜勢方

張承平既大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

嘗以問諸父須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

邑有義社素號趨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也鼠

伏山谷居所居弄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餼糧

從便控抗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至其長自

任館穀之責推牛醢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

近來歸隨即撫定軍声既振寇望風而却麾衆

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生私藏犒之方是

時虛張功闕獨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



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皆產雖寔不及旧  
而陰德必報文風大文旦君有九子長過達蚤入  
太學得官亦轉為丞矣第四子妙功死庭是生  
六子長曰元白授季於舒元彬璘歸以誨諸弟  
今為止舍生諸弟與其郡從入太學預鄉書者  
已五七必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  
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歎艷盛矣一日迪劫理故  
書不得修武備時支犒總日手澤具存欲以  
顯揚先人之烈俾其序其後詳已見於張公仲  
房所依行狀矣柳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躓者

非一其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  
南來俵了然無所歸寄舍一航間有義勇所聚  
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此姦細也欲戕之舉  
宣不知所為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良此士  
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為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  
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秉義嘗  
慶壽百客皆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欲尽親  
歡以此為歎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於  
有司不可脫也即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  
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

具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疎財好義，徇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為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矣。聞內府宣取於宗室家，摹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家而。上生於亥，故不敢進，復合取之，聖摹。

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稱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眼俱未見此畫邪？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四明樓 鑰大方

題跋

題跋一首

他本題作跋題遠史北本末

但此卷之但缺字欲鈔補

改黃刺史公移

主祠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身文今生相后傳其壻黃  
君日宣自言鼻祖名以日以成唐五季間為明  
州刺史始居鄞之德孝後徙於剡所居号北莊  
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  
也余每見旧物无不受玩又念先大父少物宣  
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燹不惟家集不  
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宝也  
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

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

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

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為開平元年餘二帖皆

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

乃九月三帖之次正矣其前後當一止之二帖

為雪寶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為鹽多也印文漢

滅僅办七十二疑是盜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為衙

官則則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

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憲衛下及胥吏是時

錢武肅王據吳越威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



豈失為孫仲謀即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誅  
明州君與有力故有佐忠仕偽功臣之号因併  
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後所見无偽帖然鮮有  
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  
輩風範歎仰何傑與門人書止以講孝進道為  
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无也出  
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  
固為高矣蓋有為而發公亦不暇俟縱心之期

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於士友間  
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為速也李宗易未知何  
人公欲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它人比也以  
憂世体國之功又為斯之宗主雖曰忘疲精力  
耗矣六十四歲至濟明年六月得讎又明年當  
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  
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民之指  
頓陳素守春秋猶且倚閣於公伊有哉公發明  
經學於詩晨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已  
意為準也直講五世孫篋示此二軸敬題其後

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  
訖制科期待不洩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卒命也  
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謬許曰苟俱扼世科非  
垂格之劫邪

改巢經唱和帖 向菴林 壽岡楊息巢經蕭真

蘇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  
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通與  
壽岡相似今其家在今稽松小冠陳鷺坐不可  
不辨也

政傳欽父所藏織貢圖

河南出鮮旦慕容代吐谷渾之後地在河

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

馬腦鍾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

使獻增瑠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邪

使上貢獻

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



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昌蕃國奉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  
為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  
夷宋施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道江左遣使獻佛  
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  
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旧國自晉度江不通天監

元年遣使朝貢

樓國武帝建其王武為征東左將軍

因古柯國呵跋檀國胡密丹國並滑國之

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以隨滑國使來獻

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漢嬰與匈奴

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

遣使來貢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即象林縣天監

九年其王危天凱奉獻白猴  
婁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遣使  
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羗鍾天監四年其王果弥傳來  
獻甘草常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万四千里  
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歛文攜職貴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  
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之果元帝蕭繹

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羗凡三十餘國今  
此卷總二十有二必有遺脫者余誌考之其一  
曰魯國使奄眠以為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邪  
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无魯  
國與丙、因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于前昏  
曾朝貢於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鄒至于  
閩孺、高麗千陀利新羅盤、丹、九國豈圖  
之所遺邪亦不見所謂羗者按海南諸國晉代  
道中國者益鮮故不載史官及家齊至梁其奉  
正朔修職貢航海往、而至自晉代南渡介居



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  
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宴海於是艱譯相  
係无絕歲時以伯齊果職育有序元帝字世誠  
武帝第七子也上書善畫自圖宜尼像為之贊  
而書時人謂之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万  
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貞職圖一卷此几是  
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尽燒何由得傳使  
不在煨烬中去今也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  
過於絹素亦不虞尚尔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  
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真

此蓋其自謙之詞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  
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上俗今不  
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况龍眠好臨古名畫  
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  
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榻本  
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於前  
人遺迹靡所不印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  
貞觀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貞觀既在  
御府不虞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威又內殿圖  
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寺雜皆是李後生印

然近世工於臨畫者偽作右印甚精王印至刻滑石為之直可亂真也姑釐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文寶之安知它日不獲其餘也

欽文云道鑑宋元嘉之十七年將北伐語云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吳芮與芮相類恣傳寫之誤然南史亦无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火諸戎傳芮一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十部各有名号芮其一部也

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代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船表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書舍人裴孝厚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却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實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号各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入梁書云任荆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芮一恐是蠕一北史蠕一傳甚詳者之不見而南史蠕一傳與梁書芮一傳首尾止二百餘家事絕相類乃知芮一果蠕一也蠕一貢獻



已見前跋在武帝說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於弊戶俞惠叔  
以此圖為奉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  
年再請而復得之韓文公送揚臣原序引上疏  
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  
々若前日予則知旧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  
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  
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  
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万木遂車閭咽導

騎友把疑馳非凡木龍眠思出新意或約旧圖而  
為之各陽三壽鄉魯翁篆李陽咏琴銘跋尾趙  
公明誠錄其深入陽冰之空賀公所稱殆是斯  
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此  
本辰川為對

題柳公權所跋路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出書此故多傳於世  
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今文柳誠  
懸小楷出跋此卷作草草体維合作未刊皇象  
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請者未能尽誠故為

行出<sup>書</sup>于後因參以<sup>此</sup>本止家以穴米暇本與以  
歸之它日或再見尚當屬筆

### 跋金滕圖

金滕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  
未暇盧甥祖墓申之攜此圖見石維岳臨摹而  
古意具在遂為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金滕誥者遂謂公作金滕之匱殊不知序出者  
蓋言金滕之篇為公而作也古之少筮非若後  
世之輕易詎曰易抱龜南面天子比而蓋聖人  
齊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

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  
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  
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  
一辭者要當先正金滕二字所謂金滕之匱者  
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於節分第胙土授  
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  
武王克商才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四我其  
為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  
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季文  
王卜王龜而皆吉所謂啓籒見本者王啓先世



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言公納冊於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於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為鷓鴣之詩以遺五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誦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詭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未偃木救王與大夫尽弁以啓金縢之出不知何為而啓此書也以為不知則天變於上伊為而啓此以為知之則亦不必啟此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為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

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時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水於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縢莽之諛誰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以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為周公所作而况於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无大周二字此余所藏為多又精來殊勝聞天台有真蹟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

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尽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二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為指法戶造李公誠之亦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素自叙嘉定九年閏四月丙子同觀子道山堂有疑為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政潘刑部詩卷 致堯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慷慨許國始為尉曹丞相曰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虜一時名公皆收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斐察院李公藹又李公億馬公永卿皆俊偉人也公既得虜要領以婦和好隨定投朝謂請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好也李氏宗丞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迄今其不召樓出也攜以求政為道梗繫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



於別卷明日又書此于玉堂直舍俾紹襲藏之  
以為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卒為文章固足以為國之先事一病事  
變稟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  
公定化之而奪其氣事不難死以見君子宗社  
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於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  
是知前輩死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男安得此

甥也

跋黃子耕定武脩稷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實余有傳  
化開本與此相似而流帶石天尚全謂子耕曰  
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父右選  
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於近世莫盛於半山而葛公更卿繼之  
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  
為梅雪集絕句至六百餘篇雖日以詩為戲非

博記詳取未易為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  
取鄒句何即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  
詩人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  
衫濕伊以為對應声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  
悅現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閨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  
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草馬輒驚猜蓋引穰侯  
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於告老之餘  
功塵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

曰此真傳舍子安得專余答曰公退燕坐酌酒賦  
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方處同響則余  
實專之矣若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  
而况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於崖下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襄梁谿漫志結丹間韓蕡王自樞  
密傳就第於浪湖山匹馬教重飄然意行一日  
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蕡王從造其席  
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于  
書以贈蘇公紙藏之親題其上云：闌二紙勿



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  
示蘇王長子莊敏公在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歌  
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  
不解書晚年乃稍了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  
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校以二詞石本  
見示益信果熟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  
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煙塵之句雖皆可稱殆  
未有超然物外如新王之曠達者也

山頃在行周跋韓莊敏公遺藁而談世故

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藁盛事有至難而不  
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  
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  
節可以舉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  
子職也

跋蘇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几愈出愈新贊揚  
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  
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  
其朴野彊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

人代書云水裏裏有塊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  
題只是是這箇事印印即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  
有片石上几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黃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燬銷燬而四方得  
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  
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於子耕許風度天似伯  
氏所謂一不為少者尚可想見白衫騎驢搖頭  
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馬高一世憂世卒以請死

知命雖以歷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少游邪  
跋蔣元宗所藏弘松憲詩帖

公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多公為二車  
公壯年風流醞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  
鄉旧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玠朝議蔣公璿  
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高太府少卿汪公思  
溫外祖也皆太季旧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子  
鄉其年七十餘最為盛可禮部侍郎高公閑起  
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與王薛二  
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善義風始



議為八老會朝義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  
至顧蔣汪公參政洎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  
前日之然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  
也蔣念國中素有集春室海棠尤多即大參所  
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適問今在相管軸乎  
大父相望於四十年間蔣公曾孫允宗裝池詩  
帖欲以獻先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博季好  
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人見前輩官游其待  
寓公如此之厚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為寮  
俱未有解字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几先君易  
諸軍糧料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歲郡守  
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  
恤靜而能辦識者以為曲尽先君學以軍器監  
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栢公遷檢詳已而歸  
娶徐奉嗣先君兩致專書前緘衛位某代書之  
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望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  
又以二書為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表  
淚橫集謹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

及竹之輩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  
又以見前良相予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楚薊圖彥直

小子何莫季夫詩多識於草木之名離騷身載  
香草多細楚間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  
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  
諺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  
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筆雖別有辛夷之各未  
知孰是而獨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黃花滿地金  
之句歐以謂菊无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諺離

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諺耳竟无辨之者余嘗  
得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  
以為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一教以意本蘭  
仰生而歆歆其墜露菊<sub>陸</sub>花不謝而歆鬢其落英  
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sub>水</sub>而歆採於水中芙蓉  
在水而歆塞於木末皆此意也又嘗於蘭有感  
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sub>不</sub>以无人而不芳然  
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疎影  
暗香已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无实  
着虛犯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從事於斯而



後世以為勸子不疑亦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  
山澤間幸悅生此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薊卷軸  
雖未及見陳君已奄節各竟消又知為同年雍  
父之季也縱筆及此俟床邊我相与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伊  
救得道曰此時佛云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俳  
語人謂夷丹不夷滅中國之人勸道一言之善  
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  
知五草但知錢武肅王系世奉佛崇飾塔廟不

知一方生灵佛力所不及者予王實為之陰功  
至普子今慶商歸遠為本朝勲闕之冠姚江  
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至僧妙珣謂故持謂丞  
相子冊立仍攜忠懿王制本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旧卷李希岳啟

少嘗同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蘇  
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  
精神之發也季問既光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  
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挽開李希岳惠以  
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

愈進余退視旧作自亮只在故處為書卷尾以誌吾之媿尚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翊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大府卿王公正已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欲不起之度凡老歸周明年忠定當用王公時已休宮豐公先至適以殉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及事愈多變而諸老亦尽矣可勝歎哉大卿山姑之夫也從其孫頭之

見忠定旧書讀之使人流涕尚宝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於故旧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太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其且求跋公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不翰苑凡二十年著述始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公謹考以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



聖烈也。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裕  
陵之盛。除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  
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  
十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之  
長子仲脩。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榜。第  
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  
詩英子皆同。惟鷓鴣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三帖書

山袁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為伯父。行使關陝  
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於鳳翔長

安。西。六。程。樞。用。心。凡。事。皆。年。和。无。間。言。而。陰。能。  
消。諸。公。自。啓。之。心。樞。不。易。周。公。百。君。子。言。又。出。  
於。无。心。則。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思。竟。當。  
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閔。中。傑。點。周。公。推。誠。待。  
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夏日  
游石淙詩序。曰。鑿製鑿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  
云。爰有石淙者。即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  
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睿宗也。試三思。狄仁傑

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閻朝隱雒融薛曜徐彥伯  
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七言侍  
游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  
左奉宸大夫思節曜奉勅出其一日宴石淙  
序中言若三陽石淙亦曜也曜乃授之元字  
畫勁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  
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  
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會要久視元年  
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  
還下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崕故之峻崇仰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  
之僻處止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水道敏求作柳  
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  
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澗也或  
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考之殆不然太平寰  
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以石淙在  
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  
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以碑多用之亦有字畫  
不同者又知匪之為月鑿之為聖圖之為囿金  
之為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蚕為殭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曆古  
多族葬珠記一墓域有數十冢在山州縣又記松  
栢若干抹石羊石虎古以門等若干又如金蚕  
若干蚕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  
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災膏油置蠟炬亦  
可收灯炮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文康八魯鄉  
少仕子允有手杖裁香楷之句此簡真闕里物  
又傳於唐相信可矣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  
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

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上傳

開禧光年山方閒居書信玉岐王二傳其文世  
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  
元縣更求跋語并叙家世岐王之子安康即王  
士說嘗使虜營隨二聖北狩不勝忠憤罵虜  
而自沈于黃河虜服其美葬之河下是生銀青  
公不柔眼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  
與公同為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  
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為指授後汝述汝

遠汝遇汝追俱踵世科十餘年間皆改京秩其  
與末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  
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止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勅莊周立言理歸於冲寞郭象為注  
義造於峭微自莊子之書盛行於晉而清沒名  
理莫不以象為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  
本也矣莊子固為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  
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  
喪其耦顧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者之隱几者

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常見隱几者而  
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茲以  
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荆公之論蘇文忠之肥超  
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荆公專以朱篇  
天下為言蓋其首論六經之道既而白後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休百家往  
而不及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於後以老為  
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  
不敢上與六經此比實家莊語也太史公先黃  
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儒為家顧安知此乎



余維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為前此未有發此祕  
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  
識西蜀張君于朝竹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  
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依進送客而獨留之  
始敏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不見所蘊  
因相與商榷之其言浩博未易寔陳大率標莊  
生之深肯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為荒唐  
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大經之意雖來敢以為  
盡侍其說而身世儒之說不作矣方欲時奉從  
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不可欲得二

言以為別余老矣何能坐進月方以才名入道  
山冊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无凡微見  
於穎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聖相望余將  
再掛衣冠歸老田里无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  
進一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與祖廣漢人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題跋

四明樓

鑄大防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  
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  
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遇  
邵宮教為教官作樂語有云五上乞姿咸御吾  
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  
以是知大參范公不苟於薦士太師謂之二難



是矣崇微先生舉某自代遂出門下官教之表  
崇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几亦下世矣崇微  
兼内外判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  
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文公魁多士登館殿存經侍惟帥全蜀知  
貞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  
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而朝眷渥特寘樞府  
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  
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旨弗命尋知樞密院事

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初戴之功拜右丞相  
翰林李士李公懾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倭終  
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一時以西  
掖直李士院主上猶在北内忍蒙宣押御筆  
留公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公宗  
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休壽皇圖任之意  
擢貳机衡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伴居宰路控避  
莫曰殊弗眷懷尤幸与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  
之且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資佐度越拘拍  
擊萬機繁其遂我相可除名丞相詞臣苟得

君上一言敢不共載况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  
不以屢書併草兩麻丞相倒有云 壽皇咨其  
切直屢敷心腹之言 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  
肱之寄擢居宥府審贊算惟逮予有與厥切尤  
大又云亟頒詩綵俾踐台符何循墻之過勒致  
及汗而中止既辜典望殊弗眷懷又云矧今政  
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資佐以贊繁  
機越彼拘牽不膠者卓矣置子左右亦職有利  
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益具載上語也比歲不  
知者以某為褻梅太過謹不敢辨雲漢之章至

今寶藏照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  
之長子大房寺丞以家問示某敢詳書之若其  
戒從子初仕教端真可以為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  
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  
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如輕紗一幅巾短簟六  
尺床無客目自靜有風絲夕涼妙絕一時皆香  
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  
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今在王



又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  
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後憂患嬰疾苦而其詞  
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  
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回自彈不反聽人  
彈又曰近來浙善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  
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  
詩云言者不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  
老君足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  
此留侯之在漢无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  
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後稱帝者師

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為高勝  
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乎編目錄寄  
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邵  
璜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去

歐戴式之詩卷

唐人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  
猶可以於身詩雖甚工反為屠屠之佐故友之  
者寡黃巖戴君棟字敏牙獨能以詩自適終窮  
而不悔号東臯安不肯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  
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矣而子甚幼詩

遂无傳乎為之大息語不及它他與世異好如此  
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  
之讀書績文而尤為意於古律靈巢林景思竹  
隱徐淵子皆冊立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  
於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搗大編訪余求一語  
余於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瘳忘無以答  
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士益澤稱玉  
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  
余之言顧何足為軒輊邪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愬實勅書

唐末勅書諫之使人悽惻時多上於書倉猝中  
猶爾可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表氏本  
得之古墓中疑即愬實之墓又言循閱唐史及  
編年通載不著愬實姓氏蓋偏禪也余觀勅書  
委諭諱密必非施於偏禪者治平中張唐英次  
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赫初十卷載前後蜀事  
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去大順初悽實  
為黔南節度群為推官愬字惟集韻與喜同它  
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功證正引赫



杞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僖  
而名實也書後正書十五日尚不書目王君遷  
以為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於巴蜀久有僖元  
惡未就諫擒凶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宮闕言之  
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  
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  
遂幸蜀三年登仰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  
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  
巢既誅已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  
蜀凡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此

為昭宗之勅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  
幸鳳翔其在鳳翔詔云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  
是為僖宗中和之勅无疑豈中和間僖實已為  
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  
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待官書未必无之顧洩  
洩先在懶未能詳考尚有行於博洽之士王君偶  
未考持杞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鼯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為  
貪而畏人之鼠然詩之碩鼠以夏石声大也故

曰若大鼠也易之鼯鼠使鼠石声陸  
音石五枝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鼯鼠始深疑  
之考許叔重說之解字注云五枝鼠也能飛不  
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不能度谷能沈不  
能掩能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  
梧鼠五枝而窮楊倮所注乃出於叔重唐本又  
曰六枝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一  
作度曲余嘗誠其五枝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  
穴掩身惟此物於茂土穿穴人或取於路窮處  
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声若長哦者俗謂螻

蛄唱歌余既得六枝之說嘗於夏夜傾聽久之  
篝火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  
詩云食土蛄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為螻  
蛄而徇俗稱彌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微  
作蒼蟻声亦誤矣

付官奴樂教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  
有江鄰凡邀觀三館書畫許或云梅聖俞作有  
云義戲墨跡十一卷永王作軸排疏最奇小  
楷樂教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



有真蹟真亦

淳化本脩楔序

余嘗蓄一二楔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義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曰君秀實人篇亦以此為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裴演者用國大重遂引而伸之爾

印康郎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离以九居南故說卦云帝出乎宸震齊乎巽巽相見乎离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五而坤下离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

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  
為先天後天之別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  
之序合於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  
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  
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  
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鷄坎為豕離為雉  
為狗兌為羊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  
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又乾為文坤稱  
母震巽為長男長女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又乾

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  
為山兌為澤終訖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  
詳考爾先天子載絕季麻衣得之傳於希夷象  
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舍始在永嘉得先天方  
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於王  
禾叔稱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義疑  
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說 阜陵大喜其書  
留為太府丞同官為察始得蜀本全帙因得扣  
其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  
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原本失真為多然猶



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无窮康節之季雖不  
易窺測要皆不出於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三三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一倍  
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  
加損毫末於此不如何以順性命之理通法  
明之德類万物之情哉熟復歎仰以还塵其設  
聞書之以俟知者

温公奏藁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人事中二条見申国春秋  
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知重

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  
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  
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此卷所載八詩皆公所作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四明樓

鎬大防

題跋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臨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

陽公所為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

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擾々請侯筆棄

之為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師

長沙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傳節

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

攀



關二詩不兄免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  
將群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  
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集百歐陽其何敢望它韓公今觀此  
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且字同  
心輔政以教慶曆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與秦太虛帖

緣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錄亦  
跋黃子迈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底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  
不已因略效其筆意年錄之茲見子迈所臨乙  
酉家乘典刑具存為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鳴  
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  
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  
方儵然自適觀所言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  
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  
矣秉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向先生卒於季秋  
之晦相去未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  
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

自以為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  
范寥信中訪元生於耳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二鄉魯公以吏部郎出  
守嘗侍坐論訓詰誦韻數為公皆以為然余因  
曰此皆孝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  
博孝之審附之謹思之明力行之五者不  
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孝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  
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孝  
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庵先生書此

以告孝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  
孝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免以力行  
為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被名省劄 肅典陳簡齊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指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動尚  
可為恢復計遽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憤以  
机力既不可以曰國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  
謂其為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子官八詩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窠昭州諸賢救之



高宗諒其忠再徙為威武簽幕羣僚僚承一時風  
旨相與播播之而又下石烏乃始遠置新州又復  
移吉陽蓋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  
然雖遭推辱略不為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  
紹興更化始得北還孝宗初政擢吏部郎隆  
興改元公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為參詳  
官公策卷誤犯秦陵旧諱知舉內相洪公方  
欲為之奏聞先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恩也  
於是始得拜先生下風長身霜鬚神采照映恭  
謙磬折音吐洪暢略不見久居嶺海煙瘴之狀

衣冠甚偉如見一人時以短牋投謝坐至或報  
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宥以公多用諱事遂引  
豐夏滕文苛數十條為言尤功感服切寶藏又已  
載於先生集中今見秦省八詩蓋攝祭酒時也  
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報之愈出而  
愈奇最後樊武諭以其古科魁選再登進士第  
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  
文益見其二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  
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為誌碑言先生  
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以韻以酬多至百韻數

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頃既登門  
又辱詳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後而仲子  
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同、仲方俱川才業自奮，今  
為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  
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識仲方二子，躍灯童子  
科某年七十甫回，求歸未得於先生之門，遂識  
四世，抑可知澹菴之德澤為未艾也。謹併書子  
卷尾云。

跋鄭德與歷代蒙求

蒙求始於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茂

裴楷、鴻鶴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

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於班

孟堅。出通賦中蠟履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

關。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

韻，有句贖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成專，因小說及

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

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與老不廢書用

李氏之体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

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於誦習，千古大集如指

諸掌，德與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



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漢鋟板以傳為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歎於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凡所篤好惜其說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敢也著作莊子禮說得善本信後再為詳校向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畫善順伯嘗石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折隱奧上下千古皆

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壽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吾館閣畫見文大清樓所藏畧書時方承平辨辨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日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須孰諳彊記遇事加之精審與无踈略又謂歐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无毫髮之悞及細誦之尚有疑焉如末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伊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籍書楊州邕易惡

系能辯其字殊无三代体與其辭皆唐人筆顧  
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編而小之既全取族州邈  
三字又移明為易惠系皆取其半額乃碧落碑  
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疑以  
為楊殆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碁石事異苑  
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  
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璣  
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楊然選詩所  
謂璇璣題訥竹月者乃謂以三節掾題如孟子之  
言掾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之勿也

雲林引顏氏家訓六世中書翰多稱勿以又引  
杜牧之詩浮生長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時  
稱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  
以此詩為證跋右軍甘露帖云麓似竹於文從  
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麓从艸  
在艸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  
易云雲林壽正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  
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  
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  
隱之為隱最之為家之類尚衆此既為小學而



作亦略焉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孳于理以教文武成康之盛周公无逸之書切然教君子知稼穡之艰难至七月之陳王業期又首言授衣与夫无衣无褐何以卒歲除桑載績又兼女工而書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孟子尚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

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蚕遂為万世法高宗皇帝身儕天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為梯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置它務下務農之詔躬耕藉之勤伯父時為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蚕婦之作苦寔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蚕以至前帛凡二十四事為之圖擊以五言詩一章七八句農桑之務曲尽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鑿之末几

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  
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  
宮書姓石屏間初徐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闊船  
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少師僅楊麾節十有  
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在俸  
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官居時  
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  
欲以詩刊諸石以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  
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况百  
乘主乎 常朝仁厚旣民景深恐亦未必盡知

幽隱比圖此詩誠爲有補於世夫雷体塗足農  
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蚕殫織經女之勞至  
矣而衣不蔽其身使尽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  
人必死兵犖力役以奪其時无汗吏暴胥以肆  
其毒人事既尽而天時不可必旱獠螟螣既有  
以害吾之農夫桑遭南而荼不可食蚕有慶而  
壞於蚤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也之人尤不可以  
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还也伯父諱从玉从壽  
字壽玉一字國容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夫嵩窩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  
之絕境也大父為登封宰家間旧有嵩山圖冊  
青故暗楊州伯父設於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  
二十四峯詩於左右其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  
矣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金故房數  
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室三年山  
叨居政地知人張敬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  
北客有以雜碑至權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不  
有序文及詩知其為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  
拱璧真我家旧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

書之移于桑石於是某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  
作注字使弟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  
父生於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也元符  
庚辰大父又於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  
後山先生陳無已為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  
元年則辛巳歲也參嘗潛書潛即登寥子以二者  
考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誠可登寥集中  
多有倡和如登嵩山絕頂詩大父遺文顧無  
傳焉三十六峯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賞寶  
之嗚呼大父薨於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

為紹興七年丁巳而始生既不獲建事而登  
封田治尚論於胡塵中此望慨然何能自巳大  
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改術過人遠甚諱以  
碑者可以想見大槩受知 祐陵官至徽猷閣  
直學士嘗守鄉局再任涉五載其詳見於神道  
碑銘中後諸父業贈至少師始追贈太師齊  
國公云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